

长 篇 小 说

人民不忘你们的业绩 历史铭刻你们的功勋



不息 的 钟声

刘桂书

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

不息的钟声

刘桂书 著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不息的钟声／刘桂书著．—北京：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，2005

ISBN 7-5033-1905-4

I. 不… II. 刘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46798 号

书 名：不息的钟声

作 者：刘桂书

责任编辑：张俊南

装帧设计：许向群

责任校对：刘 妍

出版发行：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：100035

电 话：66531659

E-mail: jfwybs @ 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一二零一印刷厂

开 本：A5

字 数：169 千字

印 张：7.25

印 数：1-1000 册

版 次：2006 年 1 月第一版

印 次：2006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ISBN 7-5033-1905-4/I·1502

定 价：20.00 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，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作者简介

刘桂书现任汕头海关处长，三级关务监督。

创作的主要作品：

1、电视剧《白色疑案》、《碧海雄关》、《边关的山梁》、《沧海情仇》

2、歌词系列（CD）《五十年的海关钟声》、《恩怨人生》；兼任音乐总监，由广州新时代影音公司出版

3、《刘桂书影视剧本作品集》

4、刘桂书歌词专辑《心中的歌》

责任编辑：张俊南

责任校对：刘妍

封面设计：许向群

中国第一部海关人讴歌海关关员高尚情操的长篇小说

人民不忘你们的业绩

历史铭刻你们的功勋

第一章

晴朗的天空，翠绿的凤尾竹，灿烂的阳光辐射在傣族人家一座座整齐的竹楼。各色各样具有民族特色，星罗棋布的阁楼，在西南这座山区城市是满目可见的。这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，民族风格的建筑物衬托着这座美丽的山城，它如画，鳞次栉比映现在世人的眼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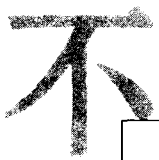
在一座普通的竹楼上，年已花甲的老阿妈心情焦急地盼望着。阿妈盼望的人虽已是海关的科长，可在她心里却是位老长不大的孩子。

阿妈嘴里唠叨着：今天是星期天，这孩子又上哪去了呢？难道又加班去了？嗨！俗话说“鸡有家，鸭有家”，可这儿子心里根本就没有家。已是三十岁的人还不想成家，整天想的忙的为的全是公家。

阿妈的心愿就是要儿子苗山赶快结婚成家。

此时日已正午，老人家整理着饱经风霜的苍白头发，从二楼走出来往外张望。阿妈的眼光落在凤尾竹下，正和几位傣族小朋友玩耍的外孙女小云身上。阿妈高喊：“小云，你舅舅回来没有？”

聪明伶俐的小云抬起头来，闪动着美丽的大眼睛说：“姥



姥，舅舅还没回来。”

苗阿妈叹气道：“嗨！这孩子。”说完走进竹楼里。

小云继续和小朋友玩耍。

这时，一位年轻的文职女军人提着行旅箱从一辆小巴下来。女军人神采奕奕，丰姿绰约，美丽优雅的外表好像阳光一样明媚动人，她就是阿妈的大女儿、军区战友歌舞团的歌唱演员苗凤。

苗凤不论走到哪里，都吸引了无数的眼光，有的人误认她是宋祖英，有的人说她像彭丽媛，各有各的说法。军中有位著名的评论家的评论是：苗凤的相貌汇集了军营歌坛两位“大姐大”彭丽媛、宋祖英身上的优点。这样的定论是否正确，只要有机会见到苗凤，一睹她的玉容，就可知分晓了。

十五岁那年，苗凤被军区战友歌舞团招录，成为一名解放军文艺战士，二十岁考进解放军艺术学院。毕业分配时，总政歌舞团的领导到军艺点名要她，苗凤却舍不得家乡为她姐弟含辛茹苦的母亲，谢绝总政歌舞团领导的厚爱，她回到军区战友歌舞团，回到生她养她的孔雀之乡。

苗凤的家乡并不富裕却是钟灵毓秀之地，小小地方凝聚天地间的灵气，孕育着无数的优秀人才，歌唱家苗凤是其中之一。

苗凤有一副婉转优美珠圆玉润的嗓音，她以“凤尾竹——我的思念”唱红大江南北。掌声、鲜花、求爱的信如潮般扑向年轻的歌唱家，苗凤非常沉着冷静，她没有被大款的铜臭熏倒，也没有被年轻首长的威武吸引，她的心被一个摇笔杆子的军中作家偷走，后来成为作家的妻子。

尽管苗凤已为他人之妻、闺女她妈，但还有些图谋不轨的人，想入非非，以为可以打动苗凤的芳心，面对举手可得的名车、别墅、钞票，苗凤感到好笑，为什么这些人会这么

低贱呢？对于死皮赖脸的人，苗凤对付他的办法就是：“你别忘了，我是解放军。”对于个别敢于挑明要娶她的阔佬，苗凤更是不客气地问：“你知道破坏军婚要判多少年刑吗？”她的话把一个个阔佬都吓跑了。苗凤是个言行一致的人，正因为她的品质、艺德，赢得了众口皆碑。

苗凤风尘仆仆地朝傣族式的小竹楼走去。

小云远远就认出妈妈，惊喜地呼喊：“妈妈……”

她跑步扑到苗凤怀中。

苗凤放下行旅箱，赶忙抱起女儿：“小云，好女儿，想妈妈了吗？”

小云撒娇地说：“想，想，天天想，梦里也想，妈妈已经五个月零三天没回家了。”

苗凤高兴地问：“是吗？乖女儿，是不是姥姥告诉你的？”

她在小云的脸上深情地吻了一下。

小云点点头说：“是的，姥姥整天说着你。”然后拿出小手绢擦着苗凤脸上的汗。

“妈妈，您怎么有空回来呀？爸爸怎么没回来？”她好奇地问。

苗凤摸着小云的脸蛋说：“爸爸忙。妈妈回来几天，陪你和舅舅、姥姥呀。”

几位小朋友羡慕地打量小云漂亮的妈妈。

苗凤微笑着看着小朋友：“孩子们，你们好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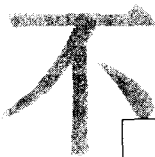
众位小朋友异口同声说：“阿姨好。”

苗凤笑着说：“乖，你们继续玩吧。阿姨把小云带回家，行吗？”

小朋友们说：“行。”

苗凤问女儿说：“小云，姥姥和舅舅都在家吗？”

“舅舅又加班去了。”小云有点不高兴地说。



苗凤微笑地说：“这个舅舅呀，不像话，星期天还加什么班，没带云云出去玩。等会妈妈批评他。”

小云撒娇说：“妈妈，你千万不能批评舅舅，舅舅去工作，去抓坏蛋。”

苗凤笑着说：“好，好，妈妈不批评舅舅了，咱们回家。”

小云伸手去提行旅箱，却怎么拉都拉不动。

苗凤说：“小云，你还小，等你长大了再帮妈妈。”

阿妈在竹楼上看到苗凤，老人家迈着矫健的步伐匆匆跑下来。

阿妈高兴地喊：“阿凤，阿凤。”

“阿妈。”苗凤放下手中的行旅箱，高兴地抱住阿妈。

“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呀！小云在梦里老是叫妈妈。”阿妈边说边拉起苗凤的手。

苗凤说：“阿妈，真难为您老人家了，弟弟又加班去了？”

“是呀，这个人真是的。今天说得好好好的，一下子又变卦，不知整天忙个啥？”

“妈……”

阿妈打断苗凤的话：“好了，好了，我不说，一说你又护着他。三十岁的人了还像小孩，不行，要他快点结婚，让小静来管管他。”

“妈，他们不想太早……”苗凤还想帮弟弟解释几句。

“不想？你当初也不想呀，结果一对上眼，整天是阿哥哟，阿妹哟……”阿妈不客气地说。

苗凤急了：“妈……羞死人了。”

小云淘气地唱着：“嘻嘻，阿爸哟，阿妈哟……”

“小云，你……”苗凤又假装生气要责备小云。

小云“嘻嘻……”地笑，一下溜掉了。

这时，阿妈那位长不大的儿子苗山骑着一部破单车匆匆

回来。别看这小子年已三十，黝黑的皮肤，气宇轩昂，健壮的身体，却长着一副娃娃脸。加上他天生乐观，整天乐呵呵，许多陌生人都猜苗山的年龄不超二十五吧？苗山经常被人说得哈哈笑。

阿妈为他的婚事焦急，苗山却说：“阿妈，别急，别急，我还年轻。人家都说我的年龄不超二十五嘛，哈哈……”

阿妈只得摇摇头，望着这位老长不大的儿子。

按苗山的计划，这个双休日在家陪陪阿妈和小云，没想到单位有案件，他一早就赶去了。此时，他骑着那辆“叽咋，叽咋”叫个不停的旧单车回家吃饭。

小云第一个发觉舅舅的人影，大声呼喊：“姥姥、妈妈，舅舅回来了。”

苗山满头大汗，在妈妈和姐姐的身旁下了车。

苗山问：“姐姐你自己回来了？怎么，兵哥哥没有和你一块来？”

“人家比我还忙，下部队体验生活去了。”苗凤说。

“知道了。姐，新官上任三把火，创作室主任带头下部队体验生活，应该的。”

苗凤觉得奇怪，问：“你怎么知道这么多？”

“我和姐夫谁跟谁呀！”苗山笑道。

阿妈问儿子：“今天是星期天，你又上什么班？”

苗山做了个舞台亮相的动作：“孩儿回来迟了，望母亲恕罪。”

苗凤、小云一见，都哈哈笑。

阿妈被逗乐了，望着满头汗珠的儿子，心疼地帮他擦汗：“看你这孩子。”

苗山向姐姐做个鬼脸：“姐姐，对不起，我……”

苗凤认真地说：“傻弟弟，姐姐还不了解你吗？你们海关



工作 8 小时之内是 8 小时，8 小时之外还是 8 小时，姐知道。”

苗山笑道：“姐，理解万岁！”

苗山把姐姐手中的行旅箱拿过来放在单车上，推着单车跑步而去。

阿妈望着儿子的背影，高兴、自豪，情不自禁地摇摇头，笑了。

“阿山，你慢点，小心……” 苗凤在后面大声地叫。

她一手牵着小云，一手扶着妈妈，笑声朗朗向家走去。

这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和睦家庭。苗山的爸爸在世时，虽然文化不高，却为家庭成员之间制定了“十个互相”。虽然文字很短，却包含着许多的内容，要做到这“十个互相”是很不容易的，尽管这不是什么古训，但一家人却视为座右铭，使这个和睦的家庭在前后左右的邻居中众口皆碑。

第二章

苗凤每次回来，都会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更多的欢乐和笑声。只是今天晚饭后，苗山说朋友有约，又匆匆而去。

苗凤陪着阿妈聊起家常来，小云依偎在妈妈的怀里，不知不觉微笑着进入梦乡。

苗凤抱着小云进入卧室。娘俩又聊了一会儿，阿妈便说女儿坐车累了，叫她早点睡觉。苗凤觉得阿妈有点奇怪，阿妈以往总是唠叨个不停，为何今晚却一早就想睡觉？看来阿妈真的老了。

苗凤见阿妈走进卧室，也拿了衣服走进卫生间洗澡。

当苗山从外面回来已是11点。他知道阿妈和小云早已进入梦乡，姐姐一定还在忙她的业务。苗山猜得没错，苗凤坐在客厅的沙发享受着悠扬的小提琴乐曲《梁祝》，微笑地看着手中的乐谱。

他站在门口说：“姐，还没睡呀？”

苗凤望着满脸通红的弟弟：“回来啦？”

苗山带着一股浓浓的酒味走了进来，在姐姐的身边坐下。

“你喝酒啦？”苗凤惊奇地看着弟弟。

苗山点点头：“江妮心情不好，把我拉去。我不喝，她把

我骂得狗血喷头。”

“江妮？”苗凤好奇地问。

“是的，她这个人你是知道的。”

“我当然知道，疯丫头……”

苗山说：“姐，她疯是疯，不过挺仗义，够铁。”

“哦，看不出你对她……”

“姐，看你说的，我们是同学。她心中有不快之事，肯定要找人诉说。她老改不了看不起人的老毛病，不是骂这个‘SB’就骂那个‘SD’，搞得很多人对她有意见，都不愿意接近她，弄不好招来她的一顿臭骂。她老爸在位时，连领导她的科、处长，说话也让她三分。说起来也怪，这么多年来就我一个人敢骂她。姐，你说怪不怪？”苗山急于解释。

苗凤微笑说：“看你，急了。我知道你们是哥们，我不反对你们交往，问题是两个人尽量避免单独接触……”

苗山马上插话：“姐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你放心，我从来没把她看成异性，我把她看成兄弟。”

苗凤微笑：“有你这样的吗？”

苗山说：“姐，你不信？在大学的时候，她经常跑到我宿舍里，当着众多男同学的面就往我的床上躺。开始，同学都怀疑我们是一对，后来时间长了才知道我俩是‘兄弟’，大家也都见怪不怪了，慢慢地接纳她的野性。”

“小静知道你俩是这种哥们关系吗？”

“知道，有时候我们也在一块聚聚。记得有一次江妮喝了好多酒，还威胁小静说，你要是敢对我哥们不好，我对你决不客气。”

“真是疯丫头……”

苗家与吴家一贯关系密切，父辈之交也使子女关系甚好，特别是他们的爸爸都在基层海关工作的那段时间，更显示出

两家互助精神。

江妮从小到大，很佩服品学兼优的苗山哥哥。江妮的野性苗家人人皆知，苗山的爸爸常常与江妮的爸爸开玩笑说：“我说吴建林，你家闺女怎么一点也不像你，简直是个野小子，以后谁家小子娶了她，那就够他们家受的了，哈哈！”

吴建林不语，只是微笑。

但从苗山的爸爸牺牲后，加上吴建林又在仕途上步步高升，苗家与吴家的关系才慢慢地疏远了，只有江妮与苗山仍保持着同学、同事加“兄弟”的情谊。

苗凤对江妮的印象一贯不错，像姐姐关心妹妹一样爱护她，听到江妮离婚的消息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。她于是叹气地问苗山：“江妮现在怎么样呢？”

苗山摇头说：“姐，她还能怎么样，也许这就是命吧。老关长一退位，张华国一个巴掌把江妮打翻在地。江妮从小到大任性惯了，她是爸妈掌上明珠，从未让人动过一个小指头，怎容忍张华国打她，她也狠狠咬了张华国一口，从此反目成仇，劳燕分飞了。”

苗凤感慨地说：“嗨！人啊，就是复杂。”

“姐，没错，很复杂。当初他们两人的婚事，江妮征求过我的意见，我认为他们的性格很难相处。可江妮问我，她嫁给谁合适？嫁给我会接纳吗？当时把我吓坏了，只好跟她说我不配，我不配。”苗山无奈地笑。

“哈……哈……”苗凤笑了起来，“你好滑头。我以为你天不怕地不怕，原来也有害怕的事情。”

“姐，结婚与好朋友是两码事……”苗山边说边掏出香烟。“姐，我吸根烟吧？”

“吸吧，吸吧，你这烟虫。”苗凤把烟灰缸推到他面前。

“谢谢！”苗山美美地吸了一口烟，接着说：“江妮婚姻的

失败，主要是她妈妈一手造成的，她妈的眼睛全让张华国的卑躬屈膝蒙蔽了。”

苗凤给弟弟倒了一杯茶，接着又问：“张华国现在怎么样？”

“你指生活还是工作呢？”

“怎么讲呢？都有吧。”

苗山接过姐姐递过来的茶说：“他和江妮离婚后，马上与乔小娇的妹妹乔小艳结婚了。”

“什么？他与乔小娇的妹妹？”

“姐，奇怪是吧？”

“有点想象不到。”

“乔小艳现在是一个公司的部门经理，她的性格与她姐姐大不相同。当初乔小娇抛弃张华国的时候，她就下决心要嫁给他。张华国认为姐妹都是一路货色，根本不理睬乔小艳。我们分配到海关后，张华国的眼睛死死盯住江妮。可乔小艳却没有灰心，一直在等他，说来也怪，真的让她等到了。人们说她嫁给一个‘二锅头’，乔小艳说‘三锅头’也不怕。她对张华国百依百顺，没过多久，就挺着大肚子到处走，而且怀的还是龙凤胎，张华国无能的传说不攻自破了。张华国扬言他已找回自信，找回男人的尊严。江妮难受极了，老关长和江姨横眉竖目，怒发冲冠。江姨多次找我们现任的曾关长，说非把忘恩负义、丧尽天良的张华国赶出海关不可……”

苗凤问：“赶出去了？”

苗山接着说：“姐，那可能吗？有一次，曾关长正严厉色地说了江姨：‘我说老江呀，您以前也是我们关的老处长，本来我不应该说您。我听老班子的同志说，以前您老为张华国的事忙乎奔波，总是说他学富五车，卓尔不群。现在您又说得他行尸走肉，行同狗彘，非要赶他出海关不可，您叫我们

党组怎么办?’江姨自知理亏，无言相对。幸好总署从外地调来这位新关长，要是从本关的副关长提拔上来的，此事没完，后果不堪设想，江姨太厉害了。”

“你知道厉害，所以不敢当她的女婿。”苗凤开玩笑说

苗山急了：“姐，你不能乱说呀！是她看不上我，我也不配。”

苗凤笑着说：“知道，知道，你这烟虫谁见谁都怕。”

苗凤说的没错。江妮的妈妈认为苗山相貌没有张华国那样帅气，更没有张华国那样听话，吴家、江家祖代都没有抽烟史，她怀疑苗山的肺会不会让烟油熏黑了，她害怕苗山那根烟枪会给他们家带来污染，女婿的最佳人选当然是张华国。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。

张华国来过苗家，苗凤也认识。张华国的嘴就是甜，解放军姐姐长，解放军姐姐短地叫不停。苗凤对他的印象是油腔滑调。

“阿山，张华国在关里现在怎样了？”苗凤看着弟弟问他。

“没以前那么神气了。以前不要说处长，就连那些副关长见了他也都客客气气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你又不信？姐，你要我怎么说，你才相信？”

“看你，又急了。”

“这个人，我真为他羞愧。”

“又怎么啦？”苗凤感觉奇怪。

苗山叹气说：“嗨，新关长到位后，新班子采取举贤选能的办法，对全关四十五岁以下，大专学历以上的业务干部进行过一次考核，主要科目是海关业务和英语两项。这位老兄多丢人，他的成绩是全体参试人员倒数第二名，那些业大生